四庫全書

子部

唐新語卷八

唐　劉肅　撰

聰敏

貞觀中有雄雉集於東宮明德殿太宗問羣臣曰是何祥也褚遂良對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為雉雌者鳴於陳倉雄者鳴於南陽童子言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以為寶雞祠漢光武膺得雄之祥遂起南陽而有四海陛下舊封秦王故雄雉見於秦地所以

彰明德也太宗悦曰立身之道不可無學遂良博識深可重也

秦府倉曹李守素尤諳氏族時人號為肉譜虞世南語人曰昔任彦昇善譚經籍稱為五經笥今宜改倉曹為人物志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書以從太宗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祕書也世南為祕書監於省後堂集羣書中與義皆應用者號北堂書鈔今此堂猶存其書盛行於代

盧莊道年十三造於父友高士廉以故人子引坐會有獻書者莊道竊視之謂士廉曰此文莊道所作士廉甚怪之曰後生何輕薄之行莊道請諷之果通復請倒諷又通士廉稱歎良久莊道謝曰此文實非莊道所作向窺記之耳士廉即取他文及案牘試之一覽倒諷并呈己作文章士廉具以聞太宗名見策試擢第十六授河池尉滿復制舉擢甲科名見太宗識之曰此是朕聰明小兒耶授長安尉太宗將錄囚徒京

宰以莊道幼年懼不舉欲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但閑暇不之省也時繫囚四百餘人令丞深以為懼翌日太宗名因莊道乃徐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評其輕重留繫月日應對如神太宗驚歎即日拜監察御史

馮智戴高州首領盎之子貞觀初奉盎并入朝太宗聞其善兵法試指山際雲以問之曰其下有賊今日可擊否對曰可擊問何以知之對曰雲形似樹日辰在

金金能制木擊之必勝太宗奇之授左武衛將軍

王義方博學有才華杖策入長安數月名動京師勅宰相與語侍中許敬宗以員外郎獨孤悊有詞學命與義方譚及史籍屢相詰對義方驚曰此郎何姓悊曰獨孤義方曰識字耶悊不平之左右亦憤憤斯須復相詰乃錯亂其言謂悊曰長係識字耶若此者再三悊不勝忿怒對敬宗毆之敬宗曰此拳雖俊終不可為乃黜悊拜義方為侍御史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名見時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語戲謂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對曰松樹勣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則為松樹無忌連問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復矯對也嘉隱應聲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勣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又應聲曰胡面尚為宰相獠面何廢聰明勣狀貌胡也

賈言忠數歲能諷書日萬言七歲神童擢第事親以孝聞遷監察御史時有事遼海委以支度軍粮還奏便宜遷侍御史高宗問遼東事宜言忠奏遼東可平畫其山川地勢皆如目見又問諸將所能言忠對曰李勣先朝舊臣聖鑒所悉龐同善雖非鬬將所持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名可震敵高偘儉素自處中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統禦才頗翦之傳諸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莫逮於李勣高宗深納之累遷

吏部員外

魏奉古制舉擢第授雍丘尉嘗九日公讌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覽之曰此舊文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坐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由是知名時姚珽蒞汴州羣寮畢謁珽名奉古前曰此聰明尉耶他日持廏目令示奉古奉古一覽便諷千餘言珽驚起曰仕宦且四十年未嘗見此終兵部侍

郎

裴琰之弱冠為同州司户但以行樂為事略不視案牘刺史李崇儀怪之問户佐户佐對司户小兒郎不閑書判數日崇儀謂琰之曰同州事物殷繁司户尤甚公何不別求京官無為滯此司也琰之唯諾復數日曹事委積衆議以為琰之不知書但遨遊耳他日崇儀名入勵而責之琰之出問户佐曰文案幾何對曰急者二百餘道琰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後連紙十張令五六人供研墨點筆琰之不上廳語主案

者畧言其事意倚柱而斷之詞理縱橫文筆燦爛手不停綴落紙如飛傾州官寮觀者如堵既而迴案於崇儀崇儀曰司戶解判耶戶佐曰司戶大高手筆仍未之奇也比四五案崇儀悚怍名琰之降階謝曰公詞翰若此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此名動一州數日聞於京邑除雍州判司子濯開元中為吏部尚書

李嗣真聰敏多才能以許州判佐直弘文館高宗東封

還幸孔子廟詔贈太師命有司為祝文司文郎中雷少頴次直撰進不稱旨御筆濺破付左寺丞賀蘭敏之已下戰慄遽名嗣真咋筆立成其章句云庶能不遺百代助損益而可知永鑒千年同比肩而為友高宗覽之問曰誰作此文有司言嗣真高宗曰此人那解我意遂有此句詔加兩階時敏之恃寵驕盈嗣真審其必敗謂所親曰久蔭大樹或有顛墜吾屬無矣因饑年諷執政求出為義烏令敏之則天姊子也無

何果敗

天授中壽春郡王成器等五人同日册命有司忘載册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臣已下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勮立名小吏五人各執筆口授分寫斯須而畢詞理典贍舉朝歎服

唐休璟為靈武大總管諳練邊事自碣石西逾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記在目前先是突厥與諸蕃相攻安西道絶表奏押至則天令宰臣商度事宜休璟

俄頃草奏使施行居十餘日安西道果奏請兵馬應接程期一如所畫則天謂休璟曰恨用卿晚乃委以政事謂魏元忠等曰休璟諳練邊事卿等十當一也

玄宗幸成都給事中裴士淹從士淹聰悟柔順頗精歷代史玄宗甚愛之馬上偕行得備顧問時肅宗在鳳翔每有大除拜輒啓聞房琯為將玄宗曰此不足以破賊也歷評諸將並云非滅賊材又曰若姚崇在賊不足滅也因盛言崇之宏才遠畧語及宋璟玄宗不

悅曰彼責直以沽名耳歷數十餘人皆當其目至張九齡亦甚重之及言李林甫曰妬賢嫉能亦無敵也士淹因啓曰既知如此陛下何用之久耶玄宗默然不應

文章

杜淹爲天策府兵曹楊文幹之亂流越巂太宗勘内難以爲御史大夫因詠雞以致意焉其詩曰寒食東郊道陽溝竟出籠花冠偏照日芥羽正生風顧敵知心

勇先鳴覺氣雄長翅頻掃陣利距屢通中飛毛遍緑野灑血漬芳叢雖言百戰勝會自不論功淹聰辯多才藝與韋福嗣為莫逆之友開皇中相與謀曰主上好嘉遁蘇威以幽人見擢盍各効之乃俱入太白佯言隱遁隋文帝聞之謫戍江表後還鄉里以經籍自娱吏部郎中高構知名表薦之大業末為御史中丞雒陽平將委質於隱太子房玄齡恐資敵遽啓用之尋判吏部尚書參議政事

太宗在洛陽宴羣臣於積翠池酒酣各賦一事太宗賦尚書曰日昃翫百篇臨燈披五典夏康既逸怠商辛亦沉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魏徵賦西漢曰受降臨軹道爭長趣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燕經柏谷朝遊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天子尊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約我以禮

李百藥德林之子才行相繼海內名流莫不宗仰藻思

沉蔚尤工五言太宗常製帝京篇命其和作歎其精妙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築山以詩酒自適盡平生之意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儀獨為宰相嘗凌晨入朝循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曰脉脉大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雲秋音韻凄響羣公望之如神仙焉

華陰楊炯與絳州王勃范陽盧照隣東陽駱賓王皆以

文詞知名海內稱為王楊盧駱他日崔融與張說評論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與照鄰可以企之說曰楊盈川之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滅王恥居王後則信然愧在盧前則為誤矣

蘇味道使嶺南聞崔馬二侍御入省因寄語曰振鷺齊飛日遷鸎遠聽聞明光共待漏清鑒各披雲喜得廊廟舉嗟為臺閣分故林懷柏悅新幄阻蘭薰冠去神

羊影車連瑞雉羣獨憐南斗外空仰列星文味道富才華代以文章著稱累遷鳳閣侍郎知政事與張錫俱坐法繫於司刑寺所司以上相之貴所坐事輕供待甚備味道終不敢當不乘馬步至繫所席地而卧蔬食而已錫乘馬至寺舍三品院氣色自若帷屏飲膳無忝平居則天聞之原味道而放錫於嶺南

劉懷一有才藻自瀛洲司法拜右臺殿中時右臺監察鄧戍遷左臺殿中懷一贈之詩曰惟昔忝多士無雙

仰異材鷹鶚同效逐鵷鷺忝遊陪入仕光三命遷榮
歷二臺隅墻欽素躅對閤限清埃紫暑春光早蘭闈
曙色催誰憐夕鳥至空想鄧林隈
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即真因詠院
中叢竹以寄意焉其詩曰擢擢當軒竹青青重歲寒
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同列張沈和之曰聞君庭
竹詠幽意歲寒多歎息為冠小良工將柰何後遷户
部員外户部與吏部鄰司吏部移牒户部令墻宇悉

竪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牒報曰眷彼吏部銓綜之
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竪籬挿棘省中賞其俊拔
賀遂亮與韓思彥同在憲臺欽思彥之風韻贈詩曰意
氣百年內平生一寸心欲交天下士未面已虛襟君
子重名義直道冠衣簪風雲行可託懷抱自然深落
霞靜霜景墜葉下風林若上南登岸希訪北山岑思
彥酬之曰古人一言重常謂百年輕今投歡會面顧
盼盡平生簪裾非所託琴酒冀相併累日同遊處通

宵欵素誠霜飄知柳脆雪冒覺松貞願言何所道幸得歳寒名

張宣明有膽氣富詞翰嘗山行見孤松嘗翫久之乃賦詩曰孤松鬱山椒肅爽凌平霄既挺千丈榦亦生百尺條青青恒一色落落非一朝大厦今已構惜哉無人招寒霜十二月枝葉獨不凋鳳閣舍人梁載言賞之曰文之氣質不減於長松也宣明為郭振判官使至三姓咽麪因賦詩曰昔聞班家子筆硯忽然投一

朝撫長劔萬里入荒陬豈不厭艱險只思清國讎山川去何歲霜露幾逢秋玉塞已遐廓鐵關方阻修東都日窅窅西海此悠悠卒使功名建長封萬里侯時人稱為絶唱

李嶠少負才華代傳儒學累官成均祭酒吏部尚書三知政事封鄭國公長壽三年則天徵天下銅五十餘萬斤鐵三百三十餘萬錢二萬七千貫於定鼎門内鑄八稜銅柱高九十尺徑一丈二尺題曰大周萬國述

德天樞紀革命之功頌皇家之德天樞下鑄鐵山銅
龍負戴獅子麒麟圍遶上有雲蓋蓋上施盤龍以托
火珠珠高一丈圍三丈金彩熒煌光侔日月武三思
為其文朝士獻詩者不可勝紀惟嶠詩冠絶當時其
詩曰轍迹光西崘勲名紀北燕何如萬國會諷德九
門前灼灼臨黃道迢迢入紫煙仙盤正下露高柱欲
承天山類叢雲起珠疑大火懸聲流塵作刧業固海
成田聖澤傾堯酒熏風入舜絃欣逢下生日還偶上

皇年後憲司發嶠附會韋庶人左授滁州别駕而終

開元初詔毀天樞發卒銷爍彌月不盡洛陽尉李休烈賦詩以詠之曰天門街裏倒天樞火急先須卸火珠計合一條絲線挽何勞兩縣索人夫先有訛言云一條線挽天樞言其不經久也故休烈詩及之天樞之北韋庶人繼造一臺先此毀拆

則天初革命大搜遺逸四方之士應制者向萬人則天御雒陽城南門親自臨試張説對策為天下第一則

天以近古以來未有甲科乃屈為第二等其警句曰

昔三監𧩙常有司既糾之以猛今四罪咸服陛下宜

濟之以寬拜太子校書仍令寫策本於尚書省頒示

朝集及蕃客等以光大國得賢之美

陸餘慶孫海長於五言詩甚為詩人所重性峻不附權

要出牧潮州但以詩酒自適不以遠謫介意題奉國

寺詩曰新秋夜何爽露下風轉凄一磬竹林裏千燈

花塔西題龍門寺詩曰𢇁燈林靄裏聞磬水聲中更

籌中有會爐煙滿夕風時人推其警策

長壽中有滎陽鄭蜀賓頗善五言竟不聞達年老方授江左一尉親朋餞别於上東門蜀賓賦詩留别曰畏途方萬里生涯盡百年不知將白首何處是黄泉酒酣自詠聲調哀感滿坐為之流涕竟卒於官

神龍之際京城正月望日盛飾燈影之會金吾弛禁特許夜行貴遊戚屬及下俚工賈無不夜遊車馬駢闐人不得顧王主之家馬上作樂以相誇競文士皆賦

詩一章以紀其事作者數百人唯中書侍郎蘇味道吏部員外郎郭利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為絶唱味道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騎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利貞曰九陌連燈影千門度月華傾城出寶騎匝路轉香車爛漫唯愁曉周旋不問家更逢清管發處處落梅花液曰今年春色勝常年此夜風光正可憐鳷鵲樓前新月滿鳳凰臺上寶燈燃文多不

盡載

劉希夷一名挺芝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為宮體詞旨悲苦不為時所重善搊琵琶嘗為白頭翁詠曰今年花落顔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詩似讖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也乃更作一句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歎曰此句復似向讖矣然死生有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詩成未幾為奸所殺或云宋之問害之後孫翌撰正聲集以希

夷為集中之最由是稍為時人所稱

張文成以詞學知名應下筆成章才高位下詞標文苑等三入科俱登上第轉洛陽尉故有詠鶯詩其末章云變石身猶重銜泥力尚微從來赴甲第兩起一雙飛時人無不諷詠累遷司門員外文成凡七應舉四參選其判策皆登甲第科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銅錢萬揀萬中未聞退時故人號青銅學士久視中太官令馬仙童陷默啜問張文成何在仙童曰

自御史貶官黙啜曰此人何不見用也後新羅日本使入朝咸使人就寫文章而去其才遠播如此

魏求己自御史左授山陽丞為詩曰朝昇照日檻夕次下烏臺風竿一眇邈月樹幾徘徊翼向高標斂聲隨下調哀懷燕首自白非是為年催

鄭繇少工五言開元初山範為岐州刺史繇為長史範失白鷹深所愛惜因為失白鷹詩以致意焉其詩曰白晝文章亂丹霄羽翮齊雲間呼暫下雪裏放還迷

梁苑驚池鶩陳倉拂野雞不知寥廓外何處别依棲甚為時所諷詠子審亦以文章知名

玄宗朝張説為麗正殿學士常獻詩曰東壁圖書府西園翰墨林諷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玄宗深佳賞之優詔答曰得所進詩甚為佳妙風雅之道斯焉可觀並據才能畧為贊述具如别紙宜各領之玄宗自於綵牋上八分書説贊曰德重和鼎功逾濟川詞林秀發翰苑光鮮其徐堅以下並有贊述文多不盡載

張說徐堅同爲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得諸學士凋落者衆唯說堅二人存焉說手疏諸人名與堅同觀之堅謂說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孰爲先後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謩之文如孤峯絶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乎若施於廊廟則爲駭矣閻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粧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爲罪矣堅曰今之後進文

詞孰賢説曰韓休之文有如太羮玄酒雖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有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有如輕縑素練雖濟時適用而窘於邊幅王幹之文有如瓊林玉斚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闕濟其所長亦一時之秀也

唐新語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唐新語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恕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包文訓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新語卷九

唐 劉肅 撰

著述

太宗欲見前代帝王事得失以為鑒戒魏徵乃以虞世南褚遂良蕭德言等采經史百家之内嘉言善語明主暗君之跡為五十卷號羣書理要上之太宗手詔曰朕少尚威武不精學業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覽所撰書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

臨事不惑其爲勞也不亦大哉賜徵等絹千匹綵物五百段太子諸王各賜一本

貞觀中紀國寺僧慧靜撰續英華詩苑十卷行於代慧靜嘗言曰作之非難鑒之爲貴吾所搜揀亦詩三百篇之次矣慧靜俗姓房有藻識今復有詩編十卷與英華相似起自梁代迄於今朝以類相從多於慧靜所集而不題撰集人名氏

江淮間爲文選學者起自江都曹憲貞觀初揚州長史

李襲譽薦之徵為弘文館學士憲以年老不起遣使就拜朝散大夫賜帛三百疋憲以仕隋為祕書學徒數百人公卿亦多從之學撰文選音義十卷年百餘歲乃卒其後句容許淹江夏李善公孫羅相繼以文選教授開元中中書令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業欲注釋之奏請左補闕王智明金吾衛佐李玄成進士陳居等注文選先是東宮衛佐馮光震入院校文選兼復注釋解蹲鴟云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蔔院中

學士向挺之蕭嵩撫掌大笑智明等學術非深素無修撰之藝其後或遷功竟不就

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比見前後漢史載揚雄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賦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戒何暇書之史策今有上書論事詞理可裨於政理者朕或從或不從皆須備載

代有釋曇剛製山東士大夫類列三卷其假冒者悉不録署云相州僧曇剛撰左散騎常侍柳沖亦明氏族

中宗朝為相州刺史詢問舊老咸云自隋朝以來不聞有僧曇剛葢懼見害於時而匿其名氏耳

開元初左庶子劉子玄奏議請廢鄭注孝經依孔注老子請停河上公注行王弼注易傳非子夏所造請停引令古為證文多不盡載其畧曰令所行孝經題曰鄭氏爰在近古皆云是鄭玄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説後魏北齊之代立於學官葢時俗無識故致斯謬今驗孝經非鄭玄所注凡十二條又今俗所行老子云

是河上公注序云河上公者漢文帝時人菴於河上因以為號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天此乃不經之鄙言習俗之虛語案藝文志注老子有三家而無河上公注雖使纔别朱紫粗分菽麥亦皆嗤其過謬况有識者乎藝文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傳子玄爭論頗有條貫會蘇宋文吏拘於流俗不能發明古義竟排斥之深為識者所歎梁載言十道志解南城山引後漢書云鄭玄遭黃巾之難客於徐州今者

有孝經序相承云鄭氏所作其序曰僕避難於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蓋康成胤孫所作也陸德明亦云案鄭志及晉中經部並無惟晉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注為主今驗孝經注與康成所注五經體並不同則劉子玄所引證信有徵矣

蕭何封酇侯先儒顏師古以為酇及筑陽皆南陽縣也今屬襄州竊以凡封功臣多就本土蓋欲榮之也張

良封留侯是為成例案班固泗州亭碑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酇音嵯漢書是班氏所修泗州碑是孟堅所作何須穿鑿更制別音乎

劉子玄直史館時宰臣蕭至忠紀處訥等並監修國史子玄以執政秉權事多掣肘辭以著述無功求解史任奏記於至忠等其畧曰伏見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歲序已奄何時輟手綱維不舉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

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僕所以比者布懷知己歷訟羣公屢辭載筆之官欲罷記言之職者正為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直彥比肩芸閣之間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文多不盡載至忠惜其才不許宗楚客惡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於何地子玄著史通二十篇備陳史冊之

體

開元十年玄宗詔書院撰六典以進時張說為麗正學士以其事委徐堅沉吟歲餘謂人曰堅承乏已曾七度修書有憑准皆似不難唯六典歷年措思未知所從說又令學士毋嬰等檢前史職官以令式分入六司以令朝六典象周官之制然用功艱難綿歷數載其後張九齡委陸善經李林甫委苑咸至二十六年始奏上百寮陳賀迄今行之

開元十二年沙門一行造黄道游儀以進玄宗親為之序文多不盡載其畧曰孰為天大此焉取則均以寒暑分諸晷刻盈縮不愆列舍不忒制器垂象永鑒無惑因遣太史官馳往安南及蔚州測候日影經年乃定

玄宗謂張説曰兒子等欲學綴文須檢事及看文體御覽之輩部帙既大尋討稍難卿與諸學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類相從務取省便令兒子等易見成就也

說與徐堅韋述等編此進上詔以初學記為名賜修撰學士束帛有差其書行於代

道家有庚桑子者代無其書開元末襄陽處士王源撰亢倉子兩卷以補之序云莊子謂之庚桑子史記作亢桑子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源又取莊子庚桑楚一篇為本更取諸子文義相類者合而成之亦行於代

從善

魏徵嘗取急還奏曰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裝束悉了
而竟不行何因有此消息太宗笑曰當時實有此心
畏卿嗔遂停耳
韋悰為右丞勾當司農木橦七十價百姓四十價奏其
隱没太宗切責有司名太理寺卿孫伏伽亟書司農
罪伏伽奏曰司農無罪太宗駭而問之伏伽曰只為
官木橦貴所以百姓者賤向使官木橦賤百姓無由
賤但見司農識大體不知其過也太宗深賞之顧謂

韋悰曰卿識用欲逮伏伽遠矣

貞觀中金城坊有人家為胡所劫者久捕賊不獲時楊纂為雍州長史判勘京城坊市諸胡盡禁推問司法參軍尹伊異判曰賊出萬端詐偽非一亦有胡著漢帽漢著胡帽亦須漢裏兼求不得胡中直覓請追禁西市胡餘請不問纂初不同其判遽命沉吟少選乃判曰纂輸一籌餘依判太宗聞之笑曰朕用尹伊楊纂即伏輸一籌朕復得幾籌耶俄果獲賊尹伊嘗

為坊州司户尚藥局牒省索杜若省符下坊州供送伊判之曰坊州本無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應由謝朓詩誤華省曹郎如此判豈不畏二十八宿向下笑人由是知名改補雍州司法

郭翰為御史巡察隴右所經州縣多為按劾次於寧州時狄仁傑為刺史風化大行翰纔入境耆老薦揚之狀已盈於路翰就館以州所供紙筆置於案名府寮曰入境其政可知願成使君之美無為久留徒煩擾

耳即命駕而去翰性寛簡不苛讀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歎曰大雅君子明哲以保其身乃祈執政辭以儒門不願持憲改授麟臺郎時劉禕之坐賜死既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草謝死表其子哀號將絕不能書監刑者催逼之禕之乃自操紙援筆即成詞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時翰讀之為官者所奏左授巫州司户俄而徵還

陸象先為益州長史奏嘉卭路遠請鑿岷山之南以從

捷近發卒從役居人不堪多道亡瘉死行旅無利左
拾遺張宣明監姚巂諸軍事兼招慰使乃親驗其路
審其難險移牒益州曰此路高山臨雲深谷無景至
有斗絶巨險殆不通人蹤經之者必搏壁傍崖脅息
而度雖竟日登頓二十許里木人猶堪涙下鐵馬亦
可蹄穿象先覽之競惕遽罷役仍舊路以閒蜀人賴
焉
諛佞

太宗嘗指一樹下曰此嘉樹宇文士及從而美之不容口太宗正色謂之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為誰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乃果然士及叩頭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常不舉手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順從陛下雖貴為天子復何聊乎太宗怒乃解

代州都督劉蘭謀反腰斬之將軍邱行恭希旨探心肝而食太宗責之曰典自有常科何至於此若食逆者

心肝而爲忠孝則蘭之心肝當爲太子諸王所食豈到汝乎行恭慙謝而退蘭本青州明經遇亂爲鄉里所稱保完青郡遠近歸之初降李密密敗歸國在代州爲遊客所告遂族滅

許敬宗父善心與虞彝同爲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時爲内史舍人備見其事貞觀初敬宗以便佞承恩德彝薄其爲人每謂人曰虞世基被戮虞世南匍匐以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蹈舞以求生敬宗深愧悔焉初煬帝

之被戮也隋官謁賀化及善心獨不至化及以其人望而釋之善心又不舞蹈由是見害及為封德彝立傳盛加其罪惡掌知國史記注不直論者尤之與李義府贊立則天屠害朝宰公卿已下重足累息移皇家之社稷勦生人之性命敬宗手推轂焉子昂頗有才藻為太子舍人母裴氏早卒裴侍婢有姿色敬宗以為繼室假姓虞氏昂素與之通敬宗奏昂不孝流於嶺南又納賫數十萬嫁女與蠻首領馮盎子及監

門將軍錢九隴男九隴本皇家隸人敬宗貪財與之婚姻曲為九隴叙其閥閱又為子娶尉遲寶琳孫女利其金帛乃為寶琳父敬德修傳隱其過咎太宗作威鳳賦賜長孫無忌敬宗改云賜敬德其虛美隱惡皆此類也敬宗卒博士袁思古等議曰敬宗位以才昇歷居清級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聞詩聞禮事絕於趨庭納采問名唯同於黷貨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案謚法名與實爽曰謬請謚為謬敬宗孫彥

伯訴於執政請改謚禮官議以為既過能改曰恭乃謚為恭彦伯昂之子也既與思古忿競將於衆中毆之思古謂曰吾與賢家君報讎緣何反怒彦伯大慙而退

高宗末年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則天幸災逞己志潛遏絶醫術不欲其愈及疾甚名侍醫張文仲秦鳴鶴診之鳴鶴曰風毒上攻若頬頭出少血則愈矣則天簾中怒曰此可斬天子頭上豈是試出血處耶鳴鶴

叩頭請命高宗曰醫之議病理不加罪且我頭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决矣命刺之鳴鶴刺百會及腦户出血高宗曰吾眼明矣言未畢則天自簾中頂禮以謝鳴鶴等曰此天賜我師也躬負繒寳以遺之高宗甚愧焉

則天稱尊號以睿宗為皇嗣居東宫雒陽人王慶之希旨率浮偽千餘人詣闕請廢皇嗣而立武承嗣為太子召見雨淚交下則天曰皇嗣我子柰何廢之慶

之曰神不享非類今日誰國而李氏為嗣耶則天固諭之令去慶之終不去面覆地以死請則天務遣之乃以内印印紙謂之曰持去矣須見我以示門者當聞也慶之持紙去來自若此後屢見則天亦煩而怒之命李昭德賜杖昭德命左右引出光政門外昌言曰此賊欲廢皇嗣而立武承嗣命撲之眼耳皆血出乃榜殺之

則天朝嘗三月降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為祥瑞草

表將賀左拾遺王求禮止之味道曰此佳事何為誑安以賀朝廷求禮曰宰相不能燮理陰陽令三月降雪此災也乃誣為瑞若三月雪是瑞雪臘月雷當為瑞雷耶舉朝善之遂不賀求禮方正有詞華歷左臺殿中轉衛王掾而卒

魏元忠為御史大夫卧病諸御史省之侍御史郭霸獨後見元忠憂形於色請視元忠便液以驗疾之輕重元忠辭拒霸固請嘗之元忠驚惕霸意悅曰大夫泄

味甘或不瘳今味苦矣即日當愈元忠剛直甚惡其佞露其事於朝廷

張易之兄同休嘗請公卿宴於司禮寺因謂御史大夫楊再思曰公面似高麗請作高麗舞再思欣然帖紙旗巾子反披紫袍作高麗舞畧無慙色再思又見易之弟昌宗以皃美被寵因諛之曰人言六郎似蓮花再思以為不然只是蓮花似六郎耳有識咸笑之後昌宗兄弟犯贓則天命桓彦範李承嘉勘當以取實

經數曰彦範等奏昌宗兄弟共有贓四千餘貫法當解職昌宗奏臣有功於國家所犯不至解免則天問諸宰臣曰昌宗於國有功否再思時為内史奏曰昌宗合鍊神丹聖躬服之有效此實莫大之功乃赦之天下名士視再思如糞土也

成敬奇有俊才文章可立就為大理正與姚崇有姻親崇寢疾敬奇造宅省焉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乃一一持出請崇執手而後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

崇勉而從之敬奇既出崇怨其諛媚謂子弟曰此淚亦從何而來自玆不復接遇

鄭愔者滄洲人來俊臣羅織文狀皆愔草定張易之兄弟薦為殿中侍御史易之敗黜為宣州司戶既而歸武三思用事將害桓敬等愔揣知其情求謁三思三思見之愔先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怪問其故對曰前哭甚哀者弔大王國破家亡也後大笑者賀大王得愔也柬之等五人為上所忌日夜為計非剪除大

王不足以快其意大王豈不知之今據將相之權運以過人之智則兵不血刃易於反掌今料大王之勢孰與則天大王不去五王身有累卵之危此愔所以寒心也三思大悅引與登樓謀陷五王而殺之皆崔湜鄭愔之謀也累遷吏部侍郎責官為務後與譙王重福搆逆而死

太平公主沉斷有謀則天愛其類己誅二張滅韋氏咸賴其力焉睿宗朝軍國大事皆令宰相就宅諮決然

後以聞睿宗與羣臣呼公主為太平玄宗為三郎凡所奏請必問曰與三郎商量未其見重如此其宰相有七四出其門玄宗孤立而無援及竇懷貞等誅乃遁於山寺俄賜自盡竇懷貞傾巧進用累遷晉州長史諂事中貴盡得其懽心韋庶人乳母王氏本蠻婢也懷貞聘之為妻封莒國夫人俗謂妳母之壻曰阿㸙懷貞每日謁見及進奏表狀列其官次署曰翊聖皇后阿㸙時人鄙之呼為㸙懷貞欣然自得

韋庶人敗遂斬其妻持首以獻居憲臺及京尹每視事見無鬚者誤以為中官必曲加承接睿宗踐阼懷貞位極人臣道諛不悛以至於敗先天中玄宗勘內難懷貞投水死

駙馬張垍以太常卿翰林院供奉官贊相禮儀雍容有度玄宗心悅之謂垍曰朕罷希烈相以卿代之垍謝不敢當楊貴妃知之以告楊國忠國忠深忌之時安禄山入朝玄宗將加宰相命垍草詔國忠諫曰禄山

不識文字命之為相恐四夷輕侮於唐玄宗乃止及禄山歸范陽詔高力士送於長樂陂力士歸玄宗問曰禄山喜乎力士對曰禄山恨不得宰相頗怏怏有言國忠遽曰此張垍告之也玄宗不察國忠之誣疑垍漏洩大怒黜垍為盧溪郡司馬兄均為建安郡司馬弟埱為宜春郡司馬

唐新語卷九

唐新語卷十

唐　劉肅　撰

釐革

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始躬親政事詔曰有隋御宇政刻刑煩上懷猜阻下無和暢致使朋友遊好慶弔不通卿士聯官請問斯絶自今以後宜革前弊庶上下交泰品物咸通布告天下使知朕意由是風一變澆瀉頓革矣

故事江南天子則白帢帽公卿則巾褐裙襦北朝雜以
外國之製北齊有長帽短靴合袴襖子朱紫玄黄各
隨其好天子多服緋袍隋代帝王貴臣多服黄紋綾
袍烏紗帽九環帶烏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於走庶
皆著黄袍及衫出入殿省後烏紗帽漸廢貴賤通用
折上巾以代冠用靴以代履折上巾戎服也靴胡履
也咸便於軍旅昔袁紹與魏武帝戰於官渡軍敗複
巾渡河遞相倣傚因以成俗初用全幅皁向後幞髮

謂之幞頭周武帝纔為四脚武德以来始加巾子至貞觀八年太宗初服翼善冠賜貴臣進德冠因謂侍臣曰幞頭起自周武帝蓋取便於軍容今四海無虞當息武事此冠頗采古法兼類幞頭乃宜常服可取服袴褶通用此冠亦尋廢矣

太史令傅奕博綜羣言尤精莊老以齊死生混榮辱為事排釋氏嫉之如讎嘗至河東遇彌勒塔士女輻輳禮拜奕長揖之曰汝往代之聖人我當今之達士奕

上疏請去釋教其詞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稅凡百黎庶不察根源乃追既往之罪虛覬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期百日之糧又上論十二首高祖將從之會傳位而止

舊制京城内金吾曉暝傳呼以戒行者馬周獻封章始置街鼓俗號鼕鼕公私便焉有道人裴翛然雅

有篇詠善畫好酒常戲為渭川歌詞曰遮莫鼕鼕動須傾湛湛杯金吾儻借問報道玉山頽甚為時人所賞

姜晦為吏部侍郎性聰悟識理體舊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之大開銓門示無所禁私引置者晦輒知之召問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規咸以為不可竟銓綜得所賄賂不行舉朝歎服

高宗欲用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等知政事謂中書令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尚淺且令參聞政事未可即卿等同名稱也自是外司四品已下官知政事者以平章為名自待舉始也

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僕射並是正宰相故太宗謂房玄齡等曰公為宰相當大開耳目求訪賢哲即其事也神龍初豆盧欽望為僕射不帶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政事後加知軍國事韋安石為僕射東

都留守自後僕射不知政事矣

自古帝王必躬籍田以展三推終畝之禮開元二十三年正月玄宗親耕於雒陽東門之外諸儒奏議以古者耦耕以一撥為一推其禮久廢今用牛耕宜以一步為一推及行事太常卿奏三推而止於是公卿以下皆過於古制

隋制員外郎監察御史亦吏部注誥詞即尚書侍郎為之自貞觀以後員外郎盡制授則天朝御史始制授

肅宗於靈武即大位以強寇在郊始令中書以功狀除官非舊制也

武德貞觀之代宮人騎馬者依周禮舊儀多著羃䍦全身障蔽永徽之後皆用帷帽施裙到頸為淺露顯慶中詔曰百官家口咸廁士流至於衢路之間豈可全無障蔽比来多作帷帽遂棄羃䍦曾不乘車只坐檐子過於輕率深失禮容自今已後勿使如此神龍之末羃䍦始絶

開元中天下無事玄宗聽政之後從禽自娛又於蓬萊宮側立教坊以習倡優曼衍之戲酸棗尉袁楚客以為天子方壯宜節之以雅從禽好鄭衛將蕩上心乃引由余太康之議上疏以諷玄宗納之遷下邽主簿而好樂如初自周衰樂工師散絶迨漢制但紀其鏗鏘不能言其義晉末中原板蕩夏音與聲俱絶後魏周齊悉用胡樂奏西涼技慆心堙耳極而不反隋平陳因清商而制雅樂有名無實五音虛懸而不能奏

國初始採scale宮之義備九變之節然承衰亂之後當時君子無能知樂泗濱之磬貯於太常天寶中乃以華原石代之問其故對曰泗濱聲下調之不能和得華原石考之乃和因而不改

玄宗北巡狩至於太行坂路隘逢橅車問左右曰車中何物曰橅禮云天子即位為橅歲一漆之示存不忘亡也出則載以從先王之制也玄宗曰焉用此命焚之天子出不以橅從自此始也

玄宗嘗謁橋陵至金粟山覩岡巒有龍盤鳳翔之勢謂左右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寶應初追述先旨而置山陵焉

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魏徵房玄齡等以他官兼政事者皆云知門下省事弘道初裴炎自侍中轉中書令執朝政始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至今以為故事

國因隋初制以吏部典選主者將視其人覈之吏事始

取州縣府寺疑獄課其斷决而觀其能否此判之始焉後日月淹久選人滋多案牘淺近不足為准乃採經籍古義以為問目其後官員不充選人益衆乃徵僻書隱義以試之惟懼選人之能知也道麗者號為高等拙弱者號為藍羅至今以為故事開元中裴光庭為吏部始循資格以一賢愚遵平轍者喜其循常負材用者受其抑屈宋璟固爭不得及光庭卒有司定諡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道諡為克平周禮大

司徒掌選士之道春秋之時卿士代祿選士之制闕焉秦承戰國所資武力任事者皆刀筆俗吏不由禮義以至於亡漢因秦制未遑條貫漢高祖十一年始下求賢之詔武帝元光元年始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貢舉之法起於此矣元帝令光祿勲舉四科以吏事後漢令郡國舉孝廉魏晉宋齊互有改易隋煬帝改置明進二科國家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并前為六科武德則以考功郎中試貢士貞觀則

以考功員外掌之士族所趣唯明進二科而已古唯試策貞觀八年加進士試經史調露二年考功員外劉思立奏二科並帖經開元二十四年李昂為考功性剛急不容物乃集進士與之約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請託於人當悉落之昂外舅嘗與進士李權隣居相善為言之於昂昂果怒集貢士數權之過權曰人或猥知竊聞之於左右非求之也昂因曰觀衆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有

言瑜不掩瑕忠也其有詞或不安將與衆詳之若何衆皆曰唯及出權謂衆人曰向之其言意屬吾也昂典此任吾必不第矣又何藉焉乃陰求瑕他日昂果摘權章句小疵膀於通衢以辱之權引謂昂曰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鄙文之不臧既得而聞矣而執事有雅什嘗聞於道路愚將切磋可乎昂怒而應曰有何不可權曰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閑豈執事辭乎昂曰然權曰昔唐堯衰怠厭倦天下將禪許由

由惡聞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讓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昂聞惶駭訴於執政以權不遜遂下權吏初昂以强愎不受囑請及有吏議求者莫不允從由是廷議以省郎位輕不足以臨多士乃使吏部侍郎掌焉憲司以權言不可窮竟乃寢罷之

肅宗初即位在彭原第五琦以言事得名見請於江淮分置租庸使市輕貨以濟軍需肅宗納之拜監察御史房琯諫曰往者楊國忠厚斂以怒天下今已亂矣

陛下即位以來人未見德琦聚斂臣也今復寵之是除一國忠用一國忠也將何以示遠方收人心乎肅宗曰今天下方急六軍之命若倒懸然無輕貨則人散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能對卒用琦策驟遷御史中丞改鑄乾元錢一以當十又遷户部侍郎平章事兼知度支租庸使俄被放黜代宗即位復判度支鹽鐵事永泰初奏榷天下鹽斗收一百文迄今行之

元載既伏誅代宗始躬親政事勵精求理時常袞當國竭節奉公天下翕然有昇平之望袞奏罷諸州團練防禦等使以節財省費便令刺史主當州軍事司馬同副使專押軍案判司本帶參軍便令司兵判兵事司倉判軍粮司士判甲仗土人團練春夏放歸秋冬追集其刺史官銜既有持節諸軍事使司軍旅司馬即同副使之任司兵參軍即是團練使判官代宗並從之袞獨黜羣議為戢兵之漸持衡數歲時用小康

焉

隱逸

孫思邈華原人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及長善譚莊老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故隱於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為國子博士不就常謂人曰過是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人太宗名詣京師嗟其顏貌甚少謂之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之徒豈虛也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召拜諫議大

夫又固辭時年九十餘而視聽不衰頗明推步導養之術時范陽盧照鄰有盛名於朝而染惡疾嗟稟受之不同昧彭殤之殊致常問於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人者必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運轉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凝為霜雪張為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人有四時五藏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

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瘤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燋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則兆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又天文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踴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此天地之燋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

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也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制授承務郎直尚藥局永徽初卒遺令薄葬不設明器牲牢之奠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入棺如空焉時人疑其屍解矣

朱桃椎蜀人也澹泊無為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沉浮人

間實範為益州閭而名之遺以衣服逼為鄉正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則躶形冬則樹皮自覆凡所贈遺一無所受每織芒屩置之於路人見者皆言朱居士屩也為鬻取米置之本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高士廉下車深加禮敬名之至降階與語桃椎不荅瞪目而去士廉每加優異蜀人以為美譚

張果老先生者隱於恒州枝條山往來汾晉時人傳其長年祕術耆老咸云有兒童時見之自言數百歲則

天名之佯死於妬女廟前後有人復於恒山中見之開元二十三年剌史韋濟以聞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迎之果對晤氣絶如死晤焚香啓請宣天子求道之意須臾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令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賫璽書迎之果隨嶠至東都於集賢院肩輿入宫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或問以方外之事皆詭對每云余是堯時丙子年生時人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為侍中善於胎息累日不食時

進美酒及三黄丸尋下詔曰恒州張果老先生方外之士也跡先高上心入窅冥是混光塵應名城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將行朝禮爰申寵命可銀青光禄大夫仍賜號通玄先生累陳老病請歸恒州賜絹三百疋并扶持弟子二人并給驛舁至恒州弟子一人放迴一人相隨入山無何壽終或傳屍解

盧藏用始隱於終南山中中宗朝累居要職有道士司

馬承禎者睿宗追至京將還藏用指終南山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在遠承禎徐答曰以僕所觀乃仕宦捷徑耳藏用有慙色藏用博學工文章善草隸投壺彈琴莫不盡妙未仕時嘗辟穀練氣頗有高尚之致及登朝附權要縱情奢逸卒陷憲網悲夫

司馬承禎字子微隱於天台山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則天中宗朝頻徵不起睿宗雅尚道教稍加尊異承禎方赴召睿宗嘗問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經

云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且心目一覽知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睿宗曰理身無為則清高矣理國無為如之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曰遊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為而成無為之旨理國之要也睿宗深加賞異無何苦辭歸乃賜寶琴花帔以遣之工部侍郎李適之賦詩以贈焉當時文士無不屬和散騎常侍徐彥伯

撮其美者三十一首為製序名曰白雲記見傳於代

王希夷徐州人孤貧好道父母終為人牧羊取傭供葬

畢隱於嵩山師事道士得修養之術後居兖州徂徠

山刺史盧齊卿就謁因訪以政事希夷曰孔子云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終身行之矣玄宗東封勑州

縣禮致時已年九十六玄宗令張説訪其道義説甚

重之以年老不任職事乃下詔曰徐州處士王希夷

絶聖棄智抱一居貞久謝囂塵獨往林壑屬封巒展

禮側席旌賢責然來思應兹嘉名雖繼綺季之跡已
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於上齒可中散
大夫守國子博士特聽還山仍令州縣歲時贈束帛
羊酒并賜帛一百疋
元愷博學善天文然恭慎未嘗言之宋璟與之同鄉曲
将加薦舉兼遺米百石皆拒而不受元行冲為刺史
邀至州問以經義因遺衣服愷辭曰微軀不宜服新
麗恐不勝其美以速咎也行冲乃泥汚而與之不獲

已而受乃還家取素絲五兩以酬之曰義不受過望之財

白履中博涉文史隱居大梁時人號為梁丘子開元中王志愔表薦堪為學官可代馬懷素褚無量入閣侍讀乃徵赴京師履中辭以老疾不任職事授朝散大夫尋請歸鄉手詔曰卿孝弟立身靜退敦俗年過從耄不雜風塵盛德早聞通班是錫豈唯精賁山藪實欲獎勸人倫且遊上京徐還故里遂停留數月

玄宗徵嵩山隱士盧鴻三詔乃至及謁見不拜但磬折而已問其故鴻對曰臣聞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不足據依山臣鴻敢不忠信奉見玄宗異之詔入賜讌拜諫議大夫賜以章服並辭不受乃給米百石絹五百疋還隱居之所

唐新語卷十

唐新語卷十一

唐 劉肅 撰

褒錫

高祖嘗幸國學命徐文遠講孝經僧惠乘講金剛經道士劉進嘉講老子詔劉德明與之辯論於是詰難鋒起三人皆屈高祖曰儒玄佛義各有宗旨劉徐等並當今傑才德明一舉而蔽之可謂達學矣賜帛五十疋時有國子司業蓋文達涉經史明三傳實抗為冀

州集諸儒生令相論難時劉焯劉軌思孔頴達劉彦衡皆在坐既相酬答文達所言皆出其意表賓大奇之因問盖生就誰學劉焯對曰此生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焯為師導賓曰可謂氷生於水而寒於水也

貞觀末房玄齡避位歸第時天旱太宗將幸芙蓉園以觀風俗玄齡聞之戒其子弟曰鑾輿必當見幸亟使灑掃備饌俄頃太宗果先幸其第便載入宮咸以為

優賢之廐

貞觀十七年太宗圖畫太原倡義及秦府功臣趙公長孫無忌河間王孝恭蔡公杜如晦鄭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鄖公張亮陳公侯君集盧公程知節永興公虞世南渝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勣胡公秦叔寶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太宗親為之賛褚遂良題閣閻立本畫及侯君集謀反伏誅太宗與之訣流涕謂之曰吾為卿不復上凌煙

闔矣

魏徵有大志不恥小節博通羣書頗明王霸之術隋末為道士初仕李密密敗歸國後為竇建德所執建德敗妻質於隱太子太子誅太宗稍任用前後規諫二百餘奏無不稱旨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奪嫡之漸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踰魏徵我遣輔太子用絶天下之望乃以為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荅曰漢之太子四皓為助我之賴卿即其

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宅無堂太宗將營小殿輟其材以賜之五日而就遣使賫布被素褥以賜之遂其所尚及疾亟太宗幸其第撫之流涕問其所欲徵曰嫠不恤緯而憂宗社之隕徵狀貌不踰中人而素有膽氣善廻人主意身死之日知與不知莫不痛惜

李綱詹事隱太子嘗至温湯綱以小疾不從有獻生魚者太子召饔者鱠之時唐儉趙元楷在坐各自賛能

為鱠太子謂之曰飛刀鱠鯉調和鼎食公實有之至於畨諭弼諧固屬李剛矣於是送絹二百疋以遺之數諫太子鬱鬱不得志辭以年老乃乞骸骨

高宗初立為太子李勣詹事仍同中書門下三品自勣始也太宗謂之曰我兒初登儲貳故以宮事相委勿辭屈也勣嘗有疾醫診之曰須龍鬚灰方可太宗剪鬚以療之服訖而愈勣頓首泣謝他日顧謂勣曰朕當屬卿以孤幼思之無踰公者往不負李密豈負於

朕哉勳流涕而致謝噬指出血俄而沉醉解御服以覆之

唐九徵為御史監靈武諸軍時吐蕃入寇蜀漢九徵率兵出永昌郡千餘里討之累戰皆捷時吐蕃以鐵索跨漾水濞水為橋以通西洱河蠻築城以鎮之九徵盡尅其城壘焚其二橋命管記閭丘均勒石於劍川建鐵碑於滇池以紀功焉俘其魁帥以還中宗時加褒賞左拾遺呼延皓論之乃加朝散大夫拜侍御史

賜繡袍金帶寳刀累遷汾州刺史開元末與吐蕃賛普書云波州鐵柱唐九徵鑄即謂此是也

開元初左常侍褚無量與光禄卿馬懷素㑹日侍讀詔曰朕於百事考之無如文籍先王要道盡在於斯是欲令經史詳備聽政之暇遊心覽無量等奉詔整理内庫書至六年分部上架畢制文武百官入乾元殿東廊觀察移時乃出於是賜無量等束帛有差

賀知章自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一日併

謝二恩時源乾曜與張說同秉政乾曜問說曰賀公久著盛名今日一時兩加榮命足為學者光耀然學士與侍郎何者為美說對曰侍郎自皇朝以來為衣冠之華選自非望實具美無以居之雖然終是具員之吏又非往賢所慕學士者懷先王之道為搢紳軌儀蘊揚班之詞彩兼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為最矣

張說既致仕在家修史乃乘閑往景山之陽於先塋建

立碑表玄宗仍賜御書碑額以寵之其文曰嗚呼積善之墓與宣父延陵季子墓誌同體也朝野以為榮及說薨玄宗親製神道碑其略曰長安中公為鳳閣舍人屬麟臺監張易之誣搆大臣作為飛語御史大夫魏元忠摘其異政必以中傷天后致投杼之疑中宗憂掘蠱之變是時勑公為證啗以右職一言利四國交亂公重為義死且不辭廷辯無辜中旨有忤左右為之惕息而公以之抗詞反元忠之塋竃出太

子於坑陷人謂此舉義重於生由是長流欽州守正

故也文多不盡載

右補闕毋煚博學有著述才上表請修古史先撰目錄

以進玄宗稱善賜絹百疋性不飲茶製代茶錄序其

略曰釋滯銷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

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為茶災豈非福近

易知禍遠難見煚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終初煚夢

著衣冠上北邙山親友相送及至山頂迴顧不見一

人意悲之及卒僚友送至北邙山咸如所夢玄宗聞而悼之贈朝散大夫

自漢魏以來歴代皆封孔子後或為褒城侯或號褒聖侯至開元二十七年詔册孔子為文宣王其嗣褒城侯改封文宣王令右丞相裴耀卿攝太尉持節就國子監册命訖有司奠祭樂用宮懸八佾之舞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皆發揮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

身竭日月故能致天下之太平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於今受其賜不其猗歟文多不盡載

懲誡

太宗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四詔座者為詠召閻立本寫之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立本時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青不堪愧赧既而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

幸免面墻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厮養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也

高宗朝姜恪以邊將立功爲左相閻立本爲右相時以年饑放國子學生歸又限令史通一經時人謂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生放散五臺令史明經以末技進身者可爲炯戒

劉仁軌爲給事中與中書令李義府不協出爲青州刺史時有事遼海義府逼仁軌運粮果漂没勑御史袁

異式按之異式希義府意遇仁軌不以禮或對之猥洩曰公與當朝𩀱者為誰何不引決仁軌曰乞方便乃於房中裂布將頭自縊少頃仁軌出曰不能為公死劉仁軌豈失却死耶坐此除名大將軍劉仁愿𠞰百濟奏以為帶方州刺史仁愿凱旋高宗謂之曰卿將家子處置部署皆稱朕意何也仁愿拜謝曰非臣能為乃前青州刺史教臣耳遽發詔徵之至則拜大司憲御史大夫也初仁軌被徵次於萊州驛舍於西

廳夜已久有御史至驛人曰西廳稍佳有使止矣御史曰誰答曰帶方州刺史命移仁軌於東廳既拜大夫此御史及異式俱在臺内不自安仁軌慰之曰公何瘦也無以昔事不安耶知君為勢家所逼仁軌豈不如韓安國但恨公對仁軌臥而洩耳又謂諸御史曰諸公出使當舉究滯發明耳目興行禮義無為煩擾州縣而自重其權指行中御史曰只如某御史夜到驛驛中東廳西廳復有何異乎若移乃公就東廳

豈忠恕之道也願諸公不爲也仁軌後爲左僕射與中書令李敬玄不協時吐蕃入寇敬玄奏仁軌征之軍中奏請多爲敬玄所掣肘仁軌表敬玄知兵事敬玄固辭高宗曰仁軌須朕朕亦行之卿何辭敬玄遂行大敗於青海時議稍少之始仁軌旣宦達其弟仁相在鄉曲昇沉不同遂構嫌恨與仁軌別籍每於縣祇奉戶課或謂之曰何不與給事同籍五品家當免差科仁相曰誰能向狗尾底避陰凉兄弟以榮賤致

隔者可為至戒

楊昉為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且其家親族亦衆多為言者所司理之至於左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逼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叙時人深賞之

婁師德以殿中充河源軍使永和中破吐蕃於白羊澗八戰七勝優詔褒美授左驍衛郎將高宗手詔曰卿有文武才幹故授卿武職勿辭也累遷納言臨終數日寢興不安無故驚曰拊我背者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若有所爭者曰我當壽八十今追我何也復自言往為官誤殺二人減十年詞氣若有屈伏俄而氣絕以婁公之明恕尚不免濫為政者得不慎歟

李義府定策立則天自中書舍人拜相與許敬宗居中

用事連起大獄誅鋤將相道路以目駭入則諂諛出則姦宄賣官鬻獄海内囂然百寮畏憚如畏天后高宗知其罪狀謂之曰卿兒子女壻皆不謹慎多作罪過今且為卿掩覆勿復如此義府憑恃則天不虞高宗加怒勃然變色顋頸俱起徐對曰誰向陛下道此高宗曰但知我言何須問我所從得耶義府怫然竟不引過緩步而出會右金吾倉曹楊仁頴奏其贓汚詔劉祥道并三司鞫之獄成長流嶲州朝野莫不稱

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賊李義府露布

牓之通衢義府先取人奴婢及敗一夕奔散各歸其

家露布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乾封初

大赦唯長流人不許還義府憤恚而死海内快之

劉思立任考功員外子憲爲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

選人有索憲闕者吏部侍郎馬載深咨嗟以爲名教

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名籍朝廷咸曰真銓綜流品

之司可謂振理風俗其人比出選門爲衆目所視衆

口所許亦趦趄而失步矣自垂拱之後斯風大壞苟且公行無復曩日之事

王義方初拜御史意望殊髙忽畧人間細務買宅酬直訖數日對賔朋忽驚指庭中雙青桐樹曰此忘酬直遽召宅主付直四千賔朋曰侍御貴重不知交易樹當隨宅無别酬例義方曰此嘉樹不比他也及貶黜或問其故答曰初以居要津作宰相示大耳初義方將彈李義府懼不捷沉吟者乆之獨言曰可取萬代

名耶循默以求達耶他日忽言曰非但為國除蠹亦乃名在身前遂殫馬坎坷以至於終

高宗大漸顧命裴炎輔少主既而則天以太后臨朝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并乳母之子五品官炎爭以為不可中宗不悅謂左右曰我讓國與玄貞豈不得何為惜侍中炎懼遂與則天定策廢中宗為廬陵王幽於別所則天命炎及中書侍郎劉禕之率羽林兵入左右承則天旨扶中宗下殿中宗曰我有何罪則

天曰汝欲將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炎居中執權親授顧託未盡匡救之節遽行伊霍之謀神器假人為歐傅翼其不免也宜哉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數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為言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掩口而笑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孺集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

得張佛袍集勝於僧孺遠矣由古應之不覺仕進者可不勉歟

周矩為殿中侍御史大夫蘇味道待之甚薄屢言其不了事矩深以為恨後味道下獄勅矩推之矩謂味道曰嘗責矩不了事今日了公事也好答辯味道由是坐誅

嚴識玄為犨令中書舍人路敬潛黜陟河南道使還次犨識玄自以初莅復以敬潛使還頗有慢色雖郊迎

之纔上馬弛鐙揖鞭而已敬潜怒攝而案之曰郊外
遠迎故違明勑馬上高揖深慢王人禮律有違恭倨
無准仰具之識玄拜伏流汗乃捨之後轉魏州刺史
為魏令李懷讓所辱俄又俱為兵部郎中既同曹局
亦難以為容舉朝以為深戒
李知白為侍中子弟纔總角而婚名族識者非之宰相
當存久遠敦風俗奈何為促薄之事耶
惠妃武氏有專房之寵將奪嫡王皇后性妬稍不能平

玄宗乃廢后為庶人𤰞受曰聞次及太子太子之將廢也玄宗訪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太子天下本也動之則搖人心自居東宮未聞大惡臣聞父子之道天性也子有過父怒而掩之無宜廢絶且其惡狀未著恐外人窺之傷陛下慈父之道玄宗不悅隠忍者久之李林甫秉政陰申計於武妃將立其子以自固武妃亦結之乃先出九齡而廢太子太子同生鄂王瑶光王琚同日并命海内痛之號為三庶太子等既冤

死武妃及左右屢見為祟宫中終夜相恐或聞鬼哭聲召巫覡視之皆曰三庶為厲先是收鄂王光王行刑者射而瘞之乃命改葬而酹之武妃死其厲乃息玄宗乃立肅宗為太子林甫之計不行惕然懼矣三庶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死武妃至十二月而斃識者知有神道焉

天寶中李林甫為相專權用事先是郭元振薛訥李適之等咸以立功邉陲入參鈞軸林甫懲前事遂反其

制始請以蕃人為邉將冀固其權言於玄宗曰以陛下之雄材國家富强而諸蕃未滅者由文吏為將怯懦不勝武事也陛下必欲滅四夷威海内莫若武臣武臣莫若蕃將夫蕃將生而氣雄少養馬上長於陣敵此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將之使其必死則狄不足圖也玄宗深納之始用安禄山卒為戎首雖理亂安危係之天命而林甫姦宄實生亂階痛矣哉

唐新語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唐新語卷十三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恕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包文訓

唐新語卷十二

唐 劉肅 撰

勸勵

徐文遠齊尚書令孝嗣之孫江陵陷被擄至長安家貧無以自給兄林鬻書為事文遠每閲書肆不避寒暑遂通五經尤精左氏仕隋國子博士越王侗以為祭酒大業末洛經饑饉因出樵採為李密所得密即其門人也令文遠南面坐率其徒屬北面拜之遠謂密

曰將軍欲為伊霍繼絶扶傾鄙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為莽卓廹險乗危老夫耄矣無能為也䆠謝曰敬聞命矣䆠敗歸王世充世充亦曾受業見之大悦給其廪食丈逺每見世充必盡敬拜之或問曰聞君倨見李䆠而敬王公何也答曰李䆠君子能受酈生之揖王公小人有殺故人之義相時而動豈不然歟入朝遷拜國子博士甚為太宗所重孫有功為司刑卿持法寛平天下頼之

趙郡王孝恭少沉敏有識量及為佐命元勳身極崇盛嘗謂所親曰吾所居宅微為壯麗非吾心也將賣之別營一所粗充事而已身沒之後諸子若才守此足矣不才冀免他人所利也事未果暴薨

宋守敬為吏清白謹慎累遷臺省終於絳州刺史其任龍門丞年已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岳每謂寮曰公輩但守清白何憂不遷俗云雙陸無休勢余以為仕宦亦無休勢各宜勉之

狄光嗣仁傑長子也歷淄許貝等州刺史居喪備禮睿
宗朝起復太府少卿光嗣頻表不赴乃降勑曰朕念
卿家門忠於王室奪卿情禮以展殊恩屢表固陳詞
理懇至循環省覽有足可矜令遂所請用勸浮薄待
卿情禮云畢更俟後命仍編入史
趙武孟少孤生於河右遂狎弋獵獲鮮禽以膳其母母
勉之以學武孟不從母歔欷謂曰汝不習典墳而肆
情畋獵吾無望矣不御所膳感激而學焉數年博通

經史進士擢第侍御史著河西人物志有集行於代
子彥昭兵部侍郎知政事封耿國公睿宗朝左授岳
州司馬而終張説為岳州著五君詠述彥昭曰耿公
山岳靈思遠神亦妙鷙鳥峻操立哀玉振清調叶贊
休明啟恩華日月照何意瑤臺雲風吹落紅繳湘流
下潯陽洒淚一投弔為時賢器重如此

韓思彥以御史巡察於蜀成都富商積財巨萬兄弟三
人分資不平爭訴長吏受其財賄不決與奪思彥推

案數日令厨者奉乳自飲訖以其餘乳賜爭財者謂之曰汝兄弟久禁當饑渴可飲此乳纔遍兄弟竊相語遂號哭攀援相咬肩膊良久不解但言曰蠻夷不識孝義惡妻兒離間以至是侍御豈不以兄弟同母乳耶復擗踴悲號不自勝左右莫不流涕請同居如初思彦以狀聞勅付史官時議美之

張泫自左拾遺左授許州司户有侍佐自相毆競者泫曰禮宗賢尚齒者重耆德也奈何耆舊而有喧競者

此牧宰之政不行耳㳬主司戶忝叅其議乃舉罰刺史已下俸行鄉飲之禮競者慚謝而退風俗為之改馬

開元初工部尚書魏知古卒宋璟聞之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産古之遺愛能兼之者其魏公乎

酷忍

太宗征遼東留侍中劉洎與高士廉馬周輔太子於定州監國洎兼左庶子總吏禮戶三尚書事太宗謂之曰

我今遠征使爾輔翊太子社稷安危所寄尤重爾宜深識我意洎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僭失者臣謹即行誅太宗以其言發無端甚怪之誡之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疎而太健必以自敗深宜誡慎以保終吉及征遼還太宗有疾洎從外出因大悲泣曰疾如此獨可憂聖躬耳黄門侍郎褚遂良誣奏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也正當輔少主行伊霍之事耳大臣有異誅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詔問其

故洎以實對遂良執證之洎引馬周以自明及問周言如洎所陳遂良固執曰周諱之耳遂賜洎死遂良忠於兩朝多所匡正及其敗也咸以為陷洎之報

吳王恪母曰楊妃煬帝女也恪善騎射太宗尤愛之承乾既廢立高宗為太子又欲立恪長孫無忌諫曰晉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也且舉棊不定前哲所戒儲位至重豈宜數易太宗曰朕意亦如此不能相違阿舅後無悔也由是恪與無忌不協高宗即位房遺愛等

謀反勑無忌推之遺愛希㫖引恪兾以獲免無忌旣與恪有隙因而斃恪臨刑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若宗社有靈當見其族滅不久竟如其言

高宗王皇后性長厚未嘗曲事上下母柳氏外舅奭見內人尚官又不為禮則天伺王后所不敬者傾心結之所得賞賜悉以分布因誣王后與母求猒勝之術

高宗遂有意廢之長孫無忌已下切諫以為不可時中書舍人李義府陰賊樂禍無忌惡之左遷壁州司

馬詔書未至門下李義府密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王德儉王德儉曰武昭儀甚承恩寵上欲立為皇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大臣異議耳公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為福坐取富貴義府然其計遂代德儉宿直叩頭上表請立武昭儀高宗大悅召見與語賜寶珠一斗詔復舊官德儉許敬宗之甥也癭而多智時人號曰智囊義府於是與敬宗及御史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等觀時變而布腹心矣高宗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

褚遂良等將議廢立勣稱疾不至志寧顧望不敢對

高宗再三顧無忌曰莫大之罪無過絕嗣皇后無子

今欲廢之立武士彠女何如無忌曰先朝以陛下託

付遂良望陛下問其可否遂良進曰皇后出自名家

先帝為陛下所娶伏事先帝無違婦德愚臣不敢曲

從上違先帝之旨高宗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

曰伏願再三審思臣上忤聖顏罪當萬死但得不負

先帝甘心鼎鑊因置笏於殿階曰還陛下此笏乃解

巾叩頭流血高宗大怒命引出則天隅簾大聲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帝顧命有罪不加刑明日高宗謂李勣曰冊立武昭儀遂良固執不從且止勣曰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許敬宗又宣言於朝曰田舍兒剩種得十斛麥尚欲換舊婦況天子富有四海立皇后有何不可關汝諸人底事而生異議則天令人以聞高宗意乃定遂廢王皇后及蕭淑妃為庶人囚之別院高宗猶念之間行至其幽所見其門

封閉極密唯通一竅以通食器惻然呼曰皇后淑妃何在復好在否皇后泣而言曰妾得罪廢棄以為宮婢何敢竊皇后名言訖嗚咽又曰至尊思舊使妾再見日月望改此院為迴心院妾等再生之幸高宗曰朕即有處分則天知之各杖一百截去手投於酒甕中謂左右曰令此兩嫗骨醉可矣初令宮人宣勅示王后后曰願大家萬歲昭儀長承恩澤死是吾分也次至淑妃聞勅罵曰阿武狐媚翻覆至此百生千劫

願我託生為猫兒阿武為老鼠吾扼其喉以報今日足矣自此禁中不許養猫兒頻見二人為祟被髮瀝血如死時狀則天惡之命巫祝祈禱祟終不滅

則天以長孫無忌不附己且惡其權深銜之許敬宗希旨樂禍又伺其隙會櫟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李巢交通朝貴有朋黨之事詔敬宗推問甚急季方自殺又捜奉節得私書與趙師者遂奏言趙師即無忌少髪呼作趙師陰為隱語欲謀反

耳高宗泣曰我家不幸親戚中頓有惡事往年高陽公主與朕同氣與夫謀反今阿舅復作惡心近親如此使我慚見百姓其若之何明日又令審問敬宗奏曰請准法收捕高宗又泣曰阿舅果爾我決不忍殺之竟不引問配流黔州則天尋使人逼殺之涼州長史趙持滿與韓瑗無忌姻親許敬宗懼為已患誣其同反追至京考訊歎曰身可殺詞不可辱吏竟代占而結奏之遂死獄中尸於城西親戚莫收視友人王

方翼歎曰欒布之哭彭越大義也周文之掩枯骸至仁也絕友之義蔽主之仁何以事君遂具禮葬之高宗義之不問

周興來俊臣等羅告天下衣冠遇族者不可勝紀俊臣案詔獄特造十箇大枷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魄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豬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遺其枷者宛轉於地斯須悶絕又曰枷名[illegible]尾猶棒名

見即承復有鐵圈籠頭名號數十大略如此又與其徒侯思止衛遂忠等招集告事者數百人造告密羅織經一卷具意網羅平人織成反狀每訊囚先布枷棒於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見者魂魄飛越罕不自誣由是破家者巳千數則天不下階序潛移六合矣天授中春官尚書狄仁傑天官侍郎任令暉文昌左丞盧獻等五人並為所告俊臣既以族人為功苟引之承反乃奏請一問即承同首例得減死乃脅仁傑

等令承反仁傑歎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其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事已爾且得減死德壽今業已受驅策意欲求少階級憑尚書牽楊執柔可乎仁傑曰若之何德壽曰尚書昔在春官執柔任其司員外引可也仁傑曰皇天后土遣仁傑自行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焉仁傑既承反所司但待日刑不復嚴備仁傑求守者得筆硯拆被頭帛書之敘冤苦

置於棉衣中謂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棉德壽不之慮仁傑子光遠得衣中書持以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惘然問俊臣曰卿言仁傑等反今子弟訴寃何多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寢處甚安亦不去巾帶則天使人視之俊臣遽命仁傑巾帶使者將復命俊臣乃令德壽代仁傑等作謝死表代署附使者進之則天召仁傑等謂曰卿承反何也仁傑等曰向若不承反已死於枷棒矣則天曰何為作謝

死表仁傑等曰無之以表示之乃知代署仁傑等五人獲免

孝敬帝仁孝英果甚為高宗所鍾愛自昇儲位敬禮大臣及儒學之士未嘗有過天下歸心焉咸亨初留在京師監國時關中饑甚孝敬令取廊下兵士糧視之見食榆皮蓬實者惻然哀之命家令等給米使足其仁惠如此先是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得罪幽於掖庭垂三十年不嫁孝敬見之驚憫遽奏出降又請以

沙苑地分借貧人詔皆許之則天大怒即日以衛士二人配二公主孝敬因是失愛遇毒而薨時年二十四朝野莫不傷痛

侯思止貧寒無賴事恒州參軍高元禮家則天朝以告變授侍御史按中丞魏元忠曰急承白司馬不然即喫孟青洛陽北有坂名白司馬將軍有姓孟名青棒者思止閭巷傭保甞以此謂諸囚也元忠詞氣不屈思止倒曳之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惡驢而墜脚

為鐙所掛遂被曳耳思止愈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
使即奏斬之元忠曰俟思止汝今為國家御史須識
輕重必須魏元忠頭何不以鋸截將無為抑我承反
奈何佩服朱紱親銜天命不能行正直事乃言白司
馬孟青是何言也非魏元忠無人仰教思止乃引忠
上階坐而問之元忠容止自若
来俊臣黨人與司刑府吏樊甚不叶誣以謀反誅之其
子訴寃於朝堂無敢理者乃引刀自刳其腹秋官侍

郎劉如璿不覺言唧唧而淚下俊臣奏如璿黨惡人
下獄如璿對曰年老目遇風而淚下俊臣批之曰目
下涓涓之淚既是因風口中唧唧之聲如何分雪處
以絞刑則天宥之流於瀼州子景憲訴冤得徵還復
本官俊臣無文其批鄭愔之詞也
則天時朝士多不自保險薄之徒競告事以求官賞左
司員外霍獻可嘗以頭觸玉階請殺狄仁傑裴行本
行本獻可之舅也既損額以緑帛裹之幞頭下常令

露出冀則天見之時人方之李子慎子慎誣告其舅以獲五品其母見其著緋衫覆床涕淚曰此是汝舅血染者也

郭霸與來俊臣為羅織之黨常按芳州刺史李思徵思徵不承反乃拷殺之聖歴中思徵出見霸霸甚惡之退朝遽歸命家人速請轉經設齋須臾見思徵從數十騎止其庭詬曰汝枉陷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拔刀自刳其腹死是日閭里咸見馬霸纔氣絶思徵亦

没太子諭德張元一以齊諧供奉時中橋新成則天問元一在外有何好事元一對曰洛橋成而郭霸死即好事也則天默然

武三思既廢五王慮為後患乃令宣州司功參軍鄭愔告張柬之與王仁皎同謀反又令人陰疏韋后穢行牓於天津橋請行廢黜中宗大怒付執政按之諸相皆佯假寐惟李嶠韋巨源楊再思遽出承制據祆於其間遂命御史大夫李承嘉深竟其事承嘉奏云柬

之等令人密為此牓雖託廢皇后為名實有危君之
計請加族誅中宗大怒遽令法司結罪又諷皇太子
上表請夷東之等三族中書舍人崔湜又勸三司盡
殺之絕其歸望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表兄周利貞
先為桓景所惡貶嘉州司馬三思即以利貞為南海
都督令矯詔殺之惟桓彥範於竹槎上曳肉盡而死
初東之懼三思譏引湜以為耳目自使伺其動靜湜
反黨三思以圖東之等君子知湜之不免耳

武三思干紀亂常海內忿恚之張仲之宗之遜祖延慶等謀於袖中發銅弩射之伺便未果之遜子曇知之以告冉祖雍祖雍以聞則天勅宰臣與御史大夫李承嘉於新開門案問諸相懼三思但僶俛佯不應仲之等惟李嶠獨與承嘉耳語令御史姚紹之密致力士七十餘引仲之對問至則塞口反接送於繫所紹之謂仲之曰張三事不諧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狀紹之命棒之而臂折仲之大呼天子者七八謂紹之曰

反賊我臂且折當訴爾於天曹請裂汗衫與紹之乃自誣反而族紹之自此神氣自若朝廷側目馬尋坐贓汚憲司推之獲贓五十餘貫當死韋庶人之黨護之得免放於嶺南

唐新語卷十二

唐新語卷十三

唐 劉肅 撰

諧謔

太宗常宴近臣令嘲謔以為樂長孫無忌先嘲歐陽詢曰聳髆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獮猴詢應聲答曰索頭連背煖漫襠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太宗斂容曰汝豈不畏皇后聞耶無忌后之弟也詢為人瘦小特甚寢陋而聰悟絶倫讀

書數行俱下博覽古今精究蒼雅初學王羲之書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為一時之絶

温彦博為吏部侍郎有選人裴略被放乃自賛於彦博稱解白嘲彦博即令嘲廳前叢竹畧曰竹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熱肚裏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枝節又令嘲屏牆畧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歩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彦博曰此語似傷博畧曰即拔公肋何止傷髆博慙而與官

則天朝諸蕃客上封事多獲官賞有為右臺御史者則
天嘗問張元一曰近日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對曰
朱前宜著綠录仁傑著朱閭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
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楊吾左臺胡御史右
臺御史胡元禮也蕃人為御史者尋授別勅
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
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强尉張懷慶好偷名士文章乃
為詩曰生情鏤月成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

憐迴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人謂之曰活剥王昌齡

生吞郭正一

元崇達為果州司馬有一婢死處分直典云達家老婢死驅使来久為覔一棺木殯之達初到家貧不能買得新者但經一用者充事即得亦不須道達買直云

君家自須直典出説之一州以為口實

則天初革命恐羣心未附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之外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等至有車載斗量之詠有

御史臺令史將入臺值裏行數人聚立門内令史下驢驅入其間裏行大怒將加杖罰令史曰今日過實在驢乞數之然後受罰裏行許之乃數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諸裏行羞赧而止

京城流俗僧道常爭二教優劣遞相非斥總章中興善寺為火災所焚尊像蕩盡東明觀道士李榮因詠之曰道善何曾善云興遂不興如來燒亦盡惟有一羣

僧時人雖賞榮詩然聲稱從此而滅

侯思止出自皂隸言音不正以告變授御史時屬斷屠思止謂同列曰今斷屠宰雞（云圭）猪（云誅）魚（云虞）驢（云縷平）俱（云居）不得喫（云詰）空喫（詰）米（云弭）麪（云泥去）如（云儒）何得不饑侍御崔獻可笑之思止以聞則天怒謂獻可曰我知思止不識字我已用之卿何笑也獻可具以雞猪之事對則天亦大笑乃釋獻可

晉宋以還尚書始置員外郎分判曹事國朝彌重其選

舊例郎中不歷員外郎拜者謂之土山頭果毅言其不歷清資便拜高品有似長征兵士便得邊遠果毅也景龍中趙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為大理正遷戶部郎中賀遂涉時為員外戲詠之曰員外由來美郎中望不優誰言粉署裏翻作土山頭謙光酬之曰錦帳隨情設金爐任意薰惟愁員外署不應列星文

益州每歲進柑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紙不敬代以細布既而恐柑子為布所損每懷憂懼俄有御史

甘子布使於蜀驛吏馳白長吏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為推布裹柑子事懼曰果為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但序以布裹柑子為敬子布初不之知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學有文章名聞當代

王上客自負其才意在前行員外俄除膳部員外旣乖本志頗懷悵惋吏部郎中張敬忠戲詠之曰有意嫌兵吏專心取考功誰知脚蹭蹬幾落省牆東膳部在省東北隅故有此詠

玄宗初即位邵景蕭嵩韋鏗並以殿中昇殿行事既而

景嵩俱加朝散鏗獨不霑景嵩二人多鬚對立於庭

鏗嘲之曰一雙胡子著緋袍一个鬚多一鼻高相對

廳前搽且立自言身品世間毛舉朝以為歡笑後睿

宗御承天門百僚備列鏗忽風眩而倒鏗既肥短景

意酬其前嘲乃詠之曰飄風忽起團欒廻倒地還如

著脚搥昨夜殿上空行事直為元非五品才時人無

不諷詠

竇懷貞為京兆尹神龍之際政令多門京尉由墨勅入臺者不可勝數或謂懷貞曰縣官相次入臺縣事多辦否懷貞對曰倍辦於往時問其故懷貞曰好者總在僥倖者去故也聞者皆大噱

姚崇為紫微令舊例給舍直次不讓宰相崇以年位俱高不依其請令史持直簿詣之崇批其簿曰告直令史遣去又来必欲取人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終不擬當諸給舍見之歡笑不復逼也後遂停宰相直宿

記異

沙門玄奘俗姓陳偃師人少聰敏有操行貞觀三年因疾而挺志往五天竺國凡經十七歲至貞觀十九年二月十五日方到長安足所親踐者一百一十一國探求佛法咸究根源凡得經論六百五十七部佛舍利并佛像等甚多京城士女迎之填城隘郭時太宗在東都乃留所得經像於弘福寺有瑞氣徘徊像上移晷乃滅遂詣駕并將異方奇物朝謁太宗謂之曰

法師行後造弘福寺其處雖小禪院虛靜可為翻譯之所太宗御製聖教序高宗時為太子又作述聖記並勒於碑麟德中終於坊郡玉華寺玄奘撰西域記十二卷見行於代著作郎敬播為之序

袁天綱益州人尤精相術貞觀初勅召赴京途經利州時武士彠為刺史使相其妻楊氏天綱曰夫人骨法必生貴子乃遍召諸子令相之見元慶元爽曰可至刺史終亦迍否見韓國夫人曰此女大貴然亦不利

則天時衣男子服乳母抱出天綱大驚曰此郎君子神彩奥澈頗不易知試令行天綱曰龍睛鳳頸貴之極也轉側視之若是女當為天子貞觀末高士廉問天綱曰君之禄壽可至何所對曰今年四月死矣咸如其言

則天時新豐縣東南露臺鄉因風雨震雷有山踴出高二百尺有池周迴三頃池中有龍鳳之形禾麥之異則天以為休禎號曰慶山荆州人俞文俊上書曰臣

聞天氣不和則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瘤贅出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出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宜側身修徳以荅天譴不然殃禍立至則天大怒流之嶺南

沙門一行俗姓張名遂郯公謹之曾孫年少出家以聰敏學行見重於代玄宗詔於光文殿改撰歴經後又移就麗正殿與學士恭校歴術一行乃撰開元大演

曆一卷議十卷曆立成十三卷曆書二十四卷七政長曆三卷凡五部五十卷未及奏上而卒張說奏上請令行用初一行造黃道游儀以進御製游儀銘付太史監將向靈臺上用以測候分遣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馳驛往安南朗兖等州測候日影同以二分二至之日正午時量日影皆數年乃定安南量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長七尺九寸二分春秋二分長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蔚州横野

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日影長一丈五尺八寸春秋二分長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二所為中土南北之極其朗兖太原等州並差殊不同一行用勾股法筭之云大約南北極相去纔八萬餘里修歴人陳元景亦善筭術歎曰古人云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為不可得而致也今以丈尺之術而測天地之大豈可得哉若依此而言則天地豈得為大也其後参校一行歴經並精密迄今行用

開元十五年正月集賢學士徐堅請假往京兆葬其妻岑氏問兆域之制於張説説曰墓而不墳所以反本也三代以降始有墳之飾斯孝子永思之所也禮有升降貴賤之度俾存歿之道各得其宜長安神龍之際有黄州僧泓者能通鬼神之意而以事條之僕常聞其言猶記其要墓欲深而狹深者取其幽狹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為土界又一丈二尺為水界各有龍守之土龍六年而一暴水龍十二年而一

暴當其隧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設窀穸墓之四維謂之折壁欲下闊而上斂其中頂謂之中樵中樵欲俯斂而傍殺墓中抹粉為飾以代石堊不置瓴甋瓷尾以其近於火不置黃金以其久而為怪不置朱丹雄黃礬石以其氣燥而烈使墳上草木枯而不潤不置毛羽以其近於屍也鑄鐵為牛豕之狀可以禦二龍玉潤而潔能和百神置之墓内以助神道僧泓之說如此皆前賢所未達也桓魋石槨王

孫儤葬奢儉既過各不得中近大理卿徐有功持法不濫人用賴焉及其葬也儉不逾制將穿墓者曰必有異應以旌若人果獲石堂其大如釜中空外堅四門八牖占曰此天所以祚有德也置其墓中其後終吉後優詔褒贈寵及其子開府王仁皎以外戚之貴墳墓踰制䢦服明器羅列十里墳土未乾家毁子死殷鑒不遠子其擇焉

郊禪

郊祀禮之宗主也傳曰國之大事惟祀與戎唐堯望秩

周文明發禮脩心誠神祇降福東隣殺牛亳社用人

肆忍逞欲禍不旋踵秦興五時之祠淫而無法漢增

百神之祀黷而不經國家遠酌周官近看隋制無文

咸秩事舉其中故撮其旨要載之篇末

貞觀中百官上表請封禪太宗許焉惟魏徵切諫以為

不可太宗謂魏徵曰朕欲封禪卿極言之豈功不高

耶德不厚耶遠夷不服耶嘉瑞不至耶年穀不登耶

何為不可徵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人未懷惠德雖厚矣而澤未滂流諸夏雖安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罻羅猶密積歲一豐倉廩尚虛此臣所以竊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但喻於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瘡理且愈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之良醫除其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集要荒之外莫不奔走自今

伊洛泊於海岱灉𣑭巨澤茫茫千里人烟斷絶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豈可引彼夷狄示之虚弱殫府竭財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横議悔不可追豈獨臣言兆人咸爾太宗不能奪乃罷封禪

高宗乾封初封禪岱宗行初獻之禮畢執事者趨下而宫官執帷天后率六宫昇壇行禮帷席皆以錦繡為之識者咸非焉時有羅含府果毅李敬貞上言封禪

須用明水以實罇彝按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注云方諸陰燧大蛤是也磨檝令熱以向月則水生詔令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便差送太山以供用

古封禪禮多闕不載管仲對齊桓公自古封禪者七十有二君自管仲後西漢一封禪東漢三封禪而張說封祀壇碑云高宗六之於今七矣意以漢安帝功德不副徒有告成之文故不以為數耳漢武帝封太山

刻石紀號其文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親以孝育人以仁四宇之内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来貢職與天無極生人蕃息天禄永德其歴代玉檢文皆祕代莫聞知

開元十三年玄宗既封禪問賀知章曰前代帝王何故祕玉牒之文知章對曰玉牒本通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異或禱年筭或求神仙其事微密故外人莫知之玄宗曰朕今此行皆為蒼生祈福更無私請

宜將玉牒示百僚其詞曰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
告於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
立極高宗昇平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丕定上帝
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翼戴聖文恭承大寳十有
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謝成於天子孫
百禄蒼生受福御製撰太山銘親札勒山頂詔張說
製封祀壇碑以紀功德
玄宗將東封詔張說徐堅賀知章韋縚康子元等撰東

封儀舊儀禪社首享皇地祇皇后配享新定尊睿宗以配皇地祇說謂堅等曰王者父天母地皇地祇雖當皇母位亦當皇帝之母也子配母饗亦有何嫌而議曰欲令皇后配地祇非古制也天鑒孔明福善如響乾封之禮皇后配地祇天后為亞獻越國大妃為終獻宫闈接神有乖舊典上玄不祐遂有天授易姓之事宗社中圮公族誅滅皆由此也景龍之季有事圜丘韋庶人為亞獻皆受其咎平座齋郎及女人執

祭者亦多天卒今主上尊天敬神革改斯禮非惟乾
坤降祐亦當垂範將來為萬代法也事遂施行
寶應初杜鴻漸為禮儀使與禮官薛頎歸崇敬等建議
以神堯皇帝為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得為太祖景
皇帝受封為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郊天地請以
景皇帝配座宗廟亦以景皇帝配獻博士獨孤及議
亦以為若配天之位既易則天祖之號宜廢祀之不
修廟亦當毀恐失宗祖報本之道代宗從之至永泰

二年關中大旱自三月至六月不雨至六月執事者皆多云景皇帝追封於唐高祖受命之祖唐有天下不因景皇帝令配享失位故神不降福愆陽為災詔令百司議乃止先是諫議大夫黎幹亦奏稱景皇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天發十詰十難以明之疏奏不納

唐新語卷十三

唐新語總論

史冊之興其來尚矣蒼頡代結繩之政伯陽主藏室之書晉之董狐楚之倚相皆簡牘椎輪也仲尼因魯史成文著為春秋尊君卑臣去邪歸正用夷禮者無貴賤名不達於王者無賢愚不由君命者無大小人邪行正棄其人人正國邪全棄其國此春秋大旨也故志曰仲尼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春秋春秋馮義以制法垂文以行教非徒皆以日繫月編年

叙事而已後之作者無力病諸司馬遷意在博文綜覈踈畧後六經而先黃老賤處士而寵奸雄班固序廢興則褒時而蔑祖德述政教則左理本而右典刑此遷固之所蔽也然遷直而事備固文贍而事詳若用其所長蓋其所短則升堂而入室矣范曄絀公才而採私論捨典實而飾浮言陳壽意不逮文容身遠害既乖直筆空紊舊章自茲以降漸已陵替也國家革隋之弊文筆聿修貞觀開元述作為盛蓋光於前代矣自微言既絕異

端斯起莊列以仁義為芻狗申韓以禮樂為贅疣徒有著述之名無裨政教之闕聖人遺訓幾乎息矣昔荀爽紀漢事可為鑒戒者以為漢語今之所記庶嗣前修不尚奇正之謀重文德也不褒縱横之畫賤狙詐也刊浮靡之詞歸正也損術數之畧抑末也理國者以人為本當厚生以順天立身者以學為先必因文而輔教纖微之善罔不備書百代之後知斯言之可復也

總論